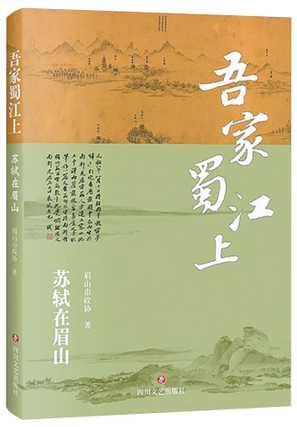
万里故园情

——评《吾家蜀江上：苏轼在眉山》

陈洪金

中华文化传统如同万里长江，滚滚向前，无论过往还是去向，都让人心驰神往。在这样的文化背景下，每一个中华文化的浸润者、亲历者、见证者，甚至旁观者，当他融入中华文化的氛围里，将会毫无疑问地与一群人相遇，比如孔孟、老庄，比如屈原、陶潜，比如李白、杜甫，比如辛弃疾、王阳明。当然，在这一长串历史人物的名单里，还有一个人同样是绕不过去的。他不仅有“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的胸襟和气度，还有“十年生死两茫茫，不思量，自难忘”的缠绵悱恻，更有被后人誉为天下第三行书的《寒食帖》。在中华文明史的星空中，“苏轼”这个名字如同漫漫长路上的燃灯者，让人们在生命旅途上不孤独，不寒冷，不慌张。苏轼的才气英姿、家国情怀、纸香墨韵，苏轼的颠沛流离、悲欢离合、坚守担当，每一次凝视，总是让人情不自禁地感叹：苏轼，就是中国传统文人完美的形象。关注苏轼，必然关注他的人生轨迹。无数人在古往今来的风雨岁月里寻找他的文字，寻找他在中华大地上留下的脚印。因而，在苏轼行千里路的背影里，人们更加倾心于他的千古诗章。



眉山是苏轼的出生地，那里至今还有三苏祠，吸引着人们去缅怀苏轼和他的亲人们。因为“三苏”的存在，人们对眉山充满了向往，也充满了探寻的好奇心。最近，由四川省眉山市实力作家合力创作的《吾家蜀江上：苏轼在眉山》一书，由四川文艺出版社推出，很快引起了广大读者高度关注，在业界引发热议。作为长期关注苏轼及其作品的读者，我自然对此抱有强烈的阅读欲望。于是便通过眉山籍作家、同时也是这本书作者之一的张生全先生，得到了馈赠。在先睹为快之余，若有所思。

苏轼曾经用一句话概括自己的人生经历：“问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此前还有一句“心似已灰之木，身如不系之舟”，记录的是他在人生垂暮之年辗转天涯的疲惫与辛酸。在此之前，苏轼的人生旅途启程地——眉山，承载了苏轼蒙童时期的天真与欢乐、青年时期的理想与抱负。展阅这本书，让我们更加深入地了解了苏轼与这片土地盘根错节、千丝万缕的联系。在《吾家蜀江上：苏轼在眉山》这本书里，6位作家各取所长，分工合作，分别以“高处望西川”“江水初发源”“昔余少年时”“常慕琢玉郎”“功成名遂了”“人间未了因”“以身许国始”“生死两茫茫”“故乡飘已远”以及“苏轼眉山年谱”等章节，深度再现了苏轼在眉山的人生经历。让人称赞的是，这本书摒弃了众多人物传记书写生平往事的惯用手法，采取深入挖掘与解读的难度写作，让人看到了一位内心世界丰富多彩、人物背景复杂深邃的苏轼。比如第一章，作者浓墨重彩、纵横捭阖地对眉山的历史源流、自然山川、人文地理进行阐释与解读，进而推演了苏轼与眉山“一方山水养一方人”的逻辑关系。正是有了这一层天人合一的逻辑关系，我们才可以为苏轼这位千古风流人物的出现，找到足够的合理性。

在此基础上，这本书把阐释的视域进一步缩小，凝聚到苏氏家族在眉山的演进与繁衍。中国传统社会是家国同构的特殊形态。数千年来农耕文明中，家族是中国传统文化社会里最基础、最关键的核心单元。很多文化名人的出现，都源于家族的精神涵养与托举。我们甚至可以说，某位文化人的诞生，他的家族已有了数代的文化积淀。这本书的第二章寻根问底，追溯苏氏家族在眉山的前世今生。家族源流，家学渊源，家风修养，家世声望让苏轼的先辈们逐一登场，走进我们的视线，告诉我们苏轼作为旷古烁今的文人，出现在文人辈出的北宋时期，他的家族为他提供了怎样的精神土壤。穿过字里行间，我们看到一群人从上古大帝颛顼的源头而来，“苏氏出高阳，而蔓延于天下”（苏洵《苏轼族谱引》），然后是周朝司寇苏忿生、汉朝苏武，再后是眉山苏氏始祖、唐朝苏味道之子。在苏轼的先辈中，苏祜才干精明，苏杲从重诺轻财，苏序行侠仗义，苏洵中年发奋，苏轼苏辙手足情深，如此种种，在洋洋洒洒的叙述里，我们看到的是一个家族在若干代人身上传递着中华民族千年来生生不息的传统美德。读着这些文字，让人不禁感慨：中华民族之所以数千年来生生不息、勇往直前，固然有苏轼这样的文人顶天立地，其身后的家族接力传承血脉里的文化基因，肯定也是极其重要的决定因素。

在相当长一个时期里，传统社会里的家族风骨的因袭传递和弘扬创新是一个被批判的对象。这本书的独到之处就在于，它从催生文化人的角度，给了家族精神足够的正面回应与肯定。

苏轼的代表作之一《水调歌头》里，“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抒发了一种荡气回肠的人间真情。苏轼的人生初始，不仅手足情深，更是生活在一种温情如春阳的家庭氛围里。在“昔余少年时”一章里，苏轼的早期人生经历被作者置于古时眉州“其民以诗书为业，以故家文献为重，夜燃灯，诵声朗朗相闻”的地域文化风俗里，同时也置于父亲苏洵科举不中后寄厚望于苏轼、苏辙兄弟的彼此砥砺，携手并进，再进而叙述了其母程夫人的远见卓识与慈悲之心。这些地域习俗和家风氛围，使得苏轼有了一个良好的人生启蒙与筑基环境。

随着阅读不断推进，我们的想象也跟着这本书的文字穿越悠久的岁月，抵达苏轼当年生活着的眉山，似乎也看到了他在那片山水田园之间的音容笑貌。通过一段段文字与古人接触，是阅读的别开生面的特有情趣。在叙述过程中，作者精到的文字演绎，传神的情景渲染，更是为这种情绪的凸显提供了助力。

“悲剧审美”是我国传统文化价值观的重要构成。当我们审视苏轼人生经历的时候，往往更看重他几次被贬过程中“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的乐观旷达。从“苏轼”到“苏东坡”，这个人的颠沛流离似乎更引人注目。然而，被截取的人生是不完整的，也是不真实的。《吾家蜀江上：苏轼在眉山》这本书最为基础的价值就在于它把我们的目光拉回到初始时，让我们看到成为“苏东坡”之前的苏轼，作为春风满面的琢玉郎的苏轼，书生意气之下的神采飞扬尚未经历风霜雨雪的苏轼。在这样的时光里，苏轼为自己的人生高光时刻的到来做准备、打基础。作为苏轼的出生地，眉山的价值和意义是积极向上、和睦温情、青春激越、典雅精致的。它给了苏轼热烈的血肉之躯，也向苏轼展现了极具引力的理想之国，鼓励着他在修齐治平的版图上起步扬帆。在《吾家蜀江上：苏轼在眉山》里，苏轼“琢玉郎”的形象，再一次通过作家的精心塑造得到了再现。回顾苏轼一生的漂泊，以当年的交通条件，苏轼的足迹所至范围之广，即使是现代人在飞机、火车的加持下，很多人也难以企及。正因为如此，苏轼在眉山的青春时光才显得尤为可贵。

漂泊者的世界也不是孤立的，浪迹天涯的苏轼始终没有忘记他的出生地。眉山在他的宦海沉浮中，在梦里，也在他的行程上。苏轼对眉山老家的牵挂与驻守，在《吾家蜀江上：苏轼在眉山》里，以各种形式被叙述，被呈现。回顾、返乡、诗文、故人，都会让苏轼与眉山发生联系，形成互动。几位作者的分章节叙述里，这种脉络若隐若现，却又异曲同工：苏轼的人生轨迹始终被故乡眉山储存收纳，这本书的文字，让细心的读者时时可以感受到。基于此，我们可以说，通过以点至面，辐射延伸，这本书实现了一种兼顾与结合：既能够突出“苏轼在眉山”这一核心重点，又能够以此向外看到苏轼人生和命运的整体全貌。这样的框架布局和章节把控，充分体现了这本书创意设计者的独具匠心和作者群体的深度契合。这在当下是少见且难能可贵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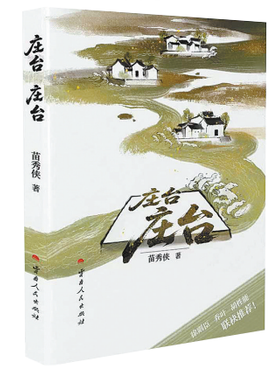
苏轼重情重义是非常有名的。在各种文字资料、传说掌故、诗词歌赋里，苏轼的父子之情、兄弟之情、师生之情、朋友之情、故土之情、家园之情、天地之情，总是让人特别感慨的。在《吾家蜀江上：苏轼在眉山》里，每个章节的文字，都让我们的阅读感受到了“情”字的无处不在，这让人忍不住感慨：作为一本由地方策划实施的具有地方文史资料性质的书籍，高品质的策划、高水平的作家参与、高质量的文本呈现，使得这本书足够成为研究一位文化人与一个地方情感渊源与历史贡献的力作。多年前，我就曾经读过林语堂的著作《苏东坡传》，也读过著名作家祝勇的著作《在故宫寻找苏东坡》，还读过李一冰的《苏东坡新传》，这些书让我们从不同角度，看到了几百年前的历史人物苏东坡的种种过往。而如今，《吾家蜀江上：苏轼在眉山》的出版面世，又让我们看到了苏轼出生地对苏轼的独到呈现。

文艺新观
云南省文艺评论家协会
云南日报文体教科中心
合办
邮箱：ynwypl@126.com

娜環撷珍

在时代中共振

田榕



《庄台 庄台》是云南人民出版社于2025年7月出版的长篇小说，系中国作协2022年“奋进新征程 书写新史诗”主题专项重点扶持项目，全书共计30余万字，由《淮河老人》《人恋故土虎恋山》《只要是命，都珍贵》《找水的人》等8个故事组成，8位主人公分别为不同历史时期的平民百姓。作者苗秀侠从微观视角入手，通过这8个人在防洪、遇洪、抗洪中的所感，讲述了小人物如何在平凡中实现自我价值，如何与时代共鸣，探讨了脱贫攻坚、乡村振兴等时代主题。

“庄台”是皖北淮河边独有的人工景观，它是在国家治理淮河过程中，于蒙洼蓄洪区诞生的特殊防洪工程。通过人工筑垒高台，或以天然形成的高地为基座，把村庄建于其上，每当淮河防汛告急开闸蓄洪时，村民住在上面可保安然无恙。因筑台而居，故谓之“庄台”。

早在2023年10月，云南人民出版社文艺部马非老师就与范晓芬、李明珠两位编辑一同前往故事的发生地——安徽省阜南县王家坝、蒙洼庄台等地进行实地考察，并与《庄台 庄台》作者苗秀侠就小说的写作手法进行交流。在作者2024年3月完成初稿后，马非老师又提出在每一个章节前面再加一个“楔子”的意见，以便更好地营造作品故事悬念。在编辑过程中，责任编辑何娜对《庄台 庄台》中一些章节反复检查，和作者多次探讨地域方言的有效运用，以突出庄台人物个性。

受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白俄罗斯作家的《切尔诺贝利的悲鸣》影响，苗秀侠在本书中采用“复调式写作”，将住在庄台上的民众推至舞台上，各自发出声音，形成“集体声音的共生共振”。从旧社会的长工到新时代的村支书，从被洪水牵着鼻子走的贫弱百姓到有勇有谋、主动考量如何与水脉制衡、带领村里人发家致富的优秀共产党员，各类人物轮番来到聚光灯中央讲述自己的故事。作者则隐藏在幕后，为编织这一场群像式舞台剧作出长达数年的努力。30年前苗秀侠在《颍州晚报》当记者，一次大水过后去蒙洼蓄洪区采访。当地一位老大爷告诉她，自己最大的梦想就是有一栋坚固的房子，不被洪水冲倒。然而内涝与蓄洪的冲击，让老大爷一年内三次盖房，却又被洪水逐次冲垮。但洪水也是一种淬炼，它把庄台人骨子里的韧性磨得透亮，将庄台人的心性洗刷得更加坚定。

苗秀侠对此种情感的珍视，体现在书稿的高质量上。在进行校对工作时，我发现作者的文字功底十分扎实，几乎没有错字、别字，也鲜有病句和不通顺的地方。小说行文流畅，段落之间衔接顺畅，体现出一个成熟作家的文学素养。对于编校工作者来说，最终的心愿是和作者一同让这份书稿以最干净、最准确的模样送到读者手里。校对《庄台 庄台》时，我能看出作者在写作时的自知与克制。正如蒙哥马利所言：创造一部好作品的秘诀是——应该知道何时搁笔。本书作者将写作视为组装精密仪器的过程，每一处的落笔都将影响整体故事的发展与质感，以处处斟酌的细致取代笔走龙蛇的不羁。

第一次在线下见到苗秀侠本人，是2025年7月底在重庆举办的第33届全国图书交易博览会上。展会策划的活动中有《庄台 庄台》新书首发式。作为进行了校对工作，对本书出版亦有贡献的一员，我本该在观众席上共享首发的喜悦，但是由于我记错了活动时间，到达活动现场已是中午，只能在当晚的“书林100”公众号上翻看现场活动的照片。

第二天早晨，我和苗秀侠在酒店餐厅里相遇。窗外是高温天气和浓郁的绿色，太阳已经完全升起，打在每一片叶子上，发着白光的叶片激得人睁不开眼，这样的场景难免勾起人心中的焦躁。餐厅里最长的木桌被同事们围坐满，大家谈笑着，苗秀侠坐在靠近窗户的位置上，穿着碎花裙，与出版社的同事们谈论书博会上的见闻，不时大笑。我与她分享了校对书稿的感受，因为这样的好书难免让人在拿出专业校对工作状态之余，生出一点私心，以普通读者的视角和阅读习惯来品味。一时间，场面安静下来，苗秀侠收敛了笑容，似乎想听我说出更多反馈。我是一个没有经历过自然灾害的人，唯一听说过的还是1998年的大水，但《庄台 庄台》凭借着活泼的文风，口语化的语言，让我身临其境——大水淹过口鼻时的憋闷；把亲自养大的牛撞进水里时的自我博弈；刚刚打好的家具要被水冲走，于是干脆用绳子把它们和自己拴在一起的辛酸……这些体验穿过了我，让我住进了“庄台”。听完这些，苗秀侠没有回以客套的社交辞令，而是看着我的眼睛，简单而郑重地说：“谢谢你为这本书出版所做的工作。”听说我有写作的习惯，她把身体往我的方向探过来，随即询问我有没有尝试过儿童文学创作，她说云南是儿童文学创作的沃土，不同民族文化的和谐交融更利于创作素材的收集，如果我写成了什么，一定要和她分享。苗秀侠的言行同笔下的故土一样，简朴而赤诚。

“写作是人生最美好的事情。”苗秀侠带着这样的信条，为乡土中的小人物立传，她也将此视为自己的宿命。苗秀侠的首篇小说坐在麦子地里写成，“皖北乡村的出生背景，总让我觉得自己像撒在土地上的种子，吮吸着泥土的养分而活”。她说，当世界热衷于解构一切宏大，唯有具体的人，仍是不可解构的意义之源。

时代的群像正是由这片土地上的你我组成，文学从人民的生活里诞生，又反哺了人民的生活。作为新时代的文艺工作者，我们更应该将文化自信与文艺实践相结合，在时代洪流中抓住具有地方特色的鲜明文化符号，倾听身边人发出的声音。因为浩瀚与微渺，全局与细节，它们都由努力生活的人每时每刻的呼吸声和脚步声构成，而写作者的任务，就是像苗秀侠一样，与平凡而又不平凡的人物共振。

云岭阅读

舞台剧《召树屯与婐木诺娜》的艺术特色

周化能

2025年下半年，民族舞台剧《召树屯与婐木诺娜》在景洪市多歌水剧场展演。该剧以跌宕起伏的剧情、绚丽多姿的舞蹈和婉转动人的音乐，以及XR技术的运用，实现了现实世界与虚拟世界的无缝转换，为观众带来沉浸式的多元融合体验。

《召树屯与婐木诺娜》是一部以傣族民间叙事长诗《召树屯》为蓝本精心打造的民族舞台剧，旨在传承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优秀民族文化，打造符合时代精神气质的艺术精品。《召树屯》这部流传于西双版纳州和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的叙事长诗，主要讲述勐板加王子召树屯与孔雀公主婐木诺娜历经战争分离终获团圆的故事。百年来，这部叙事长诗一直为傣族人民所传唱，历久不衰。其早期的传播主要通过傣族“章哈”（民间歌手）说唱形式流传开来。在改革开放时期，召树屯与婐木诺娜的故事相继被改编成电影《孔雀公主》和傣族舞剧《召树屯与婐木诺娜》，在全国引发了较大的反响。此次演绎的舞台剧《召树屯与婐木诺娜》便是该故事在当代艺术领域的又一次大胆尝试。

该剧以傣族民间长者和孙女的对话串起全剧，形成“讲述者+听众”的双层叙事模式。长者用口语化的方式演绎传说，娓娓道来，增强了故事的亲和力和感染力，迅速把观众带入到编剧创设的故事情景中去。这种叙事方式既与傣族民间歌手“章哈”的说唱形式一脉相承，又区别于传统舞剧以肢体语言为主的沉浸式表达，更注重表演者与观众的情感互动。

《召树屯与婐木诺娜》弱化了传统舞剧对傣族生活场景的展现，仅在第一幕“寨语丰年”里以情景舞蹈的形式展现百姓纺线、洗衣、制陶、捉鱼、丰收等生活场景，转而把重心聚焦在“爱与牺牲”的情感线上，进一步强化了戏剧冲突。第二幕至第四幕将两人初遇时的心动，分别时的痛苦，牺牲时的悲壮展现得淋漓尽致。婐木诺娜为了救百姓甘愿赴死的独白：“若我的牺牲能救万民……”强化了人物的悲剧性。第五幕“孤影逐光”中，召树屯王子浴血拼杀，得知婐木诺娜被害，毅然与邪恶势力展开了殊死较量。

最终，舞台剧《召树屯与婐木诺娜》在尾声“圣洁祝福”中迎来圆满结局。这与序幕“羽落人间”首尾圆合，形成逻辑闭环。暗示故事不仅是历史传说，更是活在当下的文化基因。这种对“传承”主题的显性表达，区别于传统舞剧更侧重展现傣族文化的“神话之美”，更强调故事与当代观众的精神联结，让千年传说成为连接民族过去与现在的情感纽带。

整个舞台剧打破以往舞剧以“舞”为核心的呈现模式，密切融合了傣族传统舞蹈、音乐、武术、“章哈”等形式，实现了艺术表达的多元融合和功能性。音乐承担叙事功能，如“金湖恋歌”一幕以对唱传递爱恋，“离别”“光明之子”等章节通过歌词推动人物心理转变，降低了舞剧依赖肢体隐喻可能带来的理解门槛；舞蹈除了美学效果，还在情节推动、塑造人物等方面承担了重要功能。如第一幕“寨语丰年”里的情景舞演绎了勐乌董板国村寨百姓安定富足、与世无争的生活，烘托出婐木诺娜的美丽与纯真。第三幕“宫廷盛会”宫廷宴会上的仪式舞，再现了当年傣王朝恢宏的场面和灿烂的文化，也为后面急转直下的剧情埋下伏笔。第五幕“孤影逐光”里的武打舞，把全剧推向最高潮。

总之，整部舞台剧通过完整的剧情叙述，讲述了召树屯与婐木诺娜的故事，传递了勇敢、善良与坚守的主题，展现了傣族的文化魅力和风土人情，更通过两人坚贞不渝的深情，歌颂了勇敢、善良与坚守的美好品质，是传承、挖掘和展示西双版纳州优秀传统文化的典范。该剧的成功展演，对促进当地文化与旅游融合发展具有积极意义，希望有更多人将尘封在典籍里的文化瑰宝重新搬上舞台，让经典咏流传，推动中华文化更好地走向世界。

读书人语

光影里的书店

王芳

自从先锋书店落户蒙自，一道道明亮的光芒闪耀在南湖上空，让蒙自这座滇南小城愈发充满诗意。听到先锋书店竣工，我的第一反应是惊喜，并心向往之。一个秋雨滴落的清晨，我第一次走进先锋书店。远远地看去，书店的外形是一座高高的钟楼，设计别致而新潮。这座青灰色的建筑，新潮的工业风和南湖柔美的景致相映成趣，粗犷风格与柔和水景互为阴阳。书店内设回环式的旋转楼梯，与直线设计的书架互补，而一本本等待读者的书籍，默默散发着书香。

书店与城市的关系很奇妙。一个城市倘若有了风格独特的新型文化空间，城市内涵随之上升。来这座城市很多年了，我一直期盼有一家别致的书店，直到南湖畔的蒙自先锋书店出现。说起书店设计的初衷，不能不提西南联大的蒙自岁月。1938年，烽火抗战的岁月，西南联大文法学院迁至蒙自。南湖边波光粼粼，荡起学子们的诗情。“南湖诗社”在朱自清、闻一多等学者推动下创办，成为一面精神旗帜。当时的文化氛围空前高涨，师生们以诗言志，交流热烈。虽然，西南联大文法学院在蒙自办学只有一个学期，短短的时间却塑造了一段佳话。联大师生积极支持帮助蒙自发展文化教育事业，广泛传播爱国主义、民主思想和科学文化，留下难以磨灭的精神财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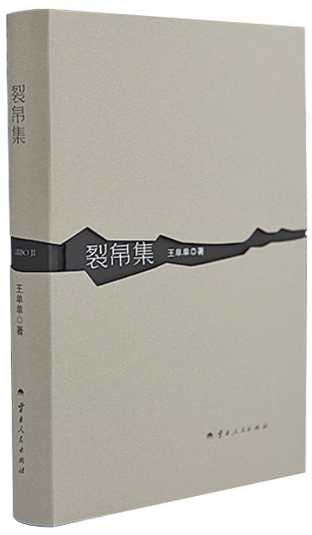
先锋书店修建在联大分校旧址旁边，紧扣蒙自人文历史，把城市文化内涵与现代建筑美学融合起来，成为蒙自的新文化地标。书店以“开放、独立、自由、人文”的理念，将西南联大精神转化为现代文化公共空间，吸引着一批批读者与游客到此阅读与观光——参观者从书店出来，再去纪念馆，或者先去纪念馆，再去书店。

夜幕下的先锋书店也别有一番风味。光影柔波里的橘黄色光芒，像一座巨大的暖炉。南湖夜景精巧雅致，与书店共同构筑这座城市的园林建筑艺术与心灵栖息地。走进书店的西南联大主题图书区，仿佛跨越时空与先贤们对话。这里有全国最全联大史料，也是我最喜欢驻足的片区。抚摸着联大学者的每一本著作，每一本书都详细记载了珍贵的历史岁月，让人久久沉醉其间，忘了时间流逝。

书店是一座时间宝库，不知不觉记载人生的悲欢。有一个可供开放、探讨、分享的文化空间，是这个城市最大的诗意。每到一地，我都喜欢去看书店，通过书店可以瞥见这座城市的精神文化空间。然后在书店里感受一番宁静的时光，让苍茫疲惫的心灵得到修复。现在，在南湖畔的蒙自先锋书店俨然成为一处代表性的文化空间，前来打卡观光的人络绎不绝，人文走廊成为诸多人奔赴的栖息地，尤其节假日人气更旺。我想，忙碌奔波的现代人到书店不仅仅只是为了拍几张照片，人们在一本本心仪的书籍面前驻足，沉醉在书香的氛围中，把平淡的日子过得更为充实。

新书架

《裂帛集》出版发行



云南诗人王单单诗集《裂帛集》，近期由云南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裂帛集》是王单单献给世界的一声清脆而凛冽的呐喊。“裂帛”之名，象征着一种决绝的姿态——如丝绸撕裂，于无声处听惊雷，在平静的日常中划开一道口子，让我们得以窥见生命内部的真实、疼痛与光芒。本诗集收录了诗人近年创作的精华之作，见证了其诗歌创作艺术的新高峰，以箴言式的短章，凝聚了诗人对世界、对诗歌、对存在的深邃思考。目前该诗集已全面上市。

王单单，原名王丹，1982年生于云南镇雄。曾获首届《人民文学》新人奖、《诗刊》年度青年诗人奖、华文青年诗人奖、扬子江青年诗人奖、艾青诗歌奖、李杜诗歌奖、储吉旺文学奖、云南文学艺术奖、《芳草》汉语诗歌双年十佳、2021年度十佳诗集等。系第十三届首都师范大学驻校诗人、云南文化名家。入选《钟山》《扬子江文学评论》“新世纪二十年青年诗人20家”。出版诗集《山冈诗稿》《春山空》《花鹿坪手记》、随笔集《借人间避雨》等。现供职于云南省文联。居昆明。 黄立康

《勒巴鼓的孩子》出版发行

由纳西族作家和凤琼著、画家立嘉绘画的手绘本少儿图画书《勒巴鼓的孩子》，近期由辽宁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发行。

《勒巴鼓的孩子》属《繁花：中国少数民族原创图画书》系列图书之一，以纳西族勒巴舞传承世家第八代小传人的真人真事为创作题材，具有文化的真实性与故事的感染力，同时也是首部纳西族儿童题材的图画书。

和凤琼，纳西族，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会员、中国少数民族作家学会会员、云南省民间文艺家协会理事、云南省作家协会会员。现任云南省丽江市玉龙纳西族自治县文联主席、丽江市民间文艺家协会主席、玉龙县作家协会主席。著有小说集《纳西情殇》《和凤琼作品集》，人物传记《长水人物志》、手绘本少儿图画书《勒巴鼓的孩子》。 黄立康